元好問集/1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四 ◄

元好問集
卷十五

► 卷十六

卷十五

【章宗皇帝《鐵券行》引】

臣嘗考《唐史》所載鐵券之說有二：其一則將相有社稷之功者賜之，其一則許藩鎮以自新者也。唐自安史之亂之後，盜據河朔，若魏博、若幽燕、若鎮冀，根結盤互，一寇死一寇生，天子不問、有司不訶者數十年。其制禦之術可考也。溫言善辭以開慰之，高爵厚祿以尊寵之，甚者又以待社稷臣之禮而禮之也。辨理曲直，洗滌怨惡，質之於天地而示必信，申之以丹鐵而圖不朽。當是時，武克不剛，君臣相與為一切之計，幸賊之不吾梗，雖所求有過於此者，將奔走而奉之，故所謂丹書之信，特迫於不得已焉而與之耳。道陵朝，有以田氏所藏唐賜藩鎮鐵券來上者，上為製七言長詩以破其說，名曰《鐵券行》，臣幸獲睹焉。

自聖人以書契代結繩之政，大樸雖散，天理之真淳者猶在人也。治稍下衰，而《誓》《誥》興，信不足，有不信。夏後作《誓》，而民始叛；殷人作《誥》，而下益惑。蓋自結繩而為書契，自書契而為《誓》《誥》，利害相摩，機械相直。君父而臣子也，君有不得於其臣，臣有不得於其君，天理之存者，曾不毫髮，況又自《誓》《誥》而為鐵券，其欲使人不叛且惑亦難矣，故施之藩鎮不可也。黃河、泰山之盟，不能救韓、彭於旋踵之頃；赤心、白日之語，又安可保唐室於威令復振之後乎？施於功臣亦不可也。君不得於其臣而與之為不直，臣不得於其君而受之為不義，不直不義，幾何其不以功臣為藩鎮

也。大哉孔子之言，曰：「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。」知乎此，則知聖人所以及豚魚者為不在彼也。

臣竊伏觀章宗皇帝以仁聖之姿，淵懿之智，緝熙光明之學，正心誠意，修身治天下，二十年之間，大信之所孚，股肱大臣之貴，輿台皂隸之賤，皆不言而喻，不約而隨，不契而合，不膠而固。其視前世《誓》《誥》之繁，固已貫三光而洞九泉矣，況於恃片鐵以為固者乎。宜其播之於號令，發之於歌詩，慨然自得於大道破裂之後，祛千載之惑，為萬世之戒也如此。有詔下臣，為作篇引，謹昧死百拜而言曰：聖人之公之信，皆天也，臣何足以知之？若夫雲漢之昭回，日星之炳曜，編之詩書而無愧，質之鬼神而不疑者，臣愚不自度量，尚庶幾自托於不腐云。臣謹引。

【秦王擒竇建德、降王世充露布】

〈已上二篇正大元年五月應辭科程文。余二篇《光武中興頌》《大司農箴》亡，不及錄。〉

臣聞天地之大無不容，王者所以悉臣而悉主；雷霆之擊無不滅，神兵所以萬舉而萬全。其有怙奸自終，同惡相濟，雖合從連衡，而自為得計，而禁暴誅亂者，理有固然。輔車之勢未成，連頸之刑已及。陳餘之輔趙歇，竟成泜水之亡；公孫之得隗囂，何救咸門之酷？明鑒不遠，覆轍相尋。

我國家統接軒符，亂除秦跡，斷鼇足以立四極，射旄頭而靖八荒，南征北怨而俱荷來蘇，西被東漸而無思不服。獨茲狂狡，猶爾跳梁。竇建德、王世充者，裔茸下材，昏迷小醜，要領不足以膏斧鉞，名姓不足以汙簡書。僭號位以自居，意兵刑之莫及。狐鼠不神於晝出，鷹鳩當化於陽和。敢為掎角之謀，自隔照臨之造，魚肉兆姓，塗炭二方。稔惡貫以既盈，諒靈誅之莫逭。五侯共憤，期分項羽之屍；四塚既成，待葬蚩尤之骨。臣與諸將等致行天討，動稟睿謀，謂虢既滅，則虞自亡，故燕可先而齊當後。肅將禁旅，進次東都，賊既身來，義當麵喻。人有請師之舉，天開悔禍之期。今不自歸，後將無及。計即從於馴伏，乃更肆於憑陵，不虞當轍之難，遽有背城之役。臣等先登進擊，深入合攻，戰聲騰洛水之波，怒氣動邙山之色，紛投戈而蔽野，殷流血之成川。健將既殲，餘眾皆潰。世充則堅壁自固，恃求援之方來；建德則掃境赴期，曾胥亡之不悟。臣等鼓已捷之勇，迎自送之師，破竹未比乎發機，建瓴莫喻其乘勢。武牢方啟，突騎直前，諸將引陣以當其衝，微臣卷甲以出其後。鯨鯢自警，蟣虱相悲。以彼氣之既歸，當我軍之方銳。

亂難復整，徒誇軍屬於鵲山；勢不久存，果見豆亡於牛穀。臣以既擒夏賊，尋詣洛師，示之已獲之俘，縱其所遣之使。世充外謀已敗，內勢又窮，知無地而可逃，乃詣軍而自縛。一卒不損，二盜克平。其東都吏民等虐政久罹，王靈甫及，金鼓動發生之氣，旌旗導長養之風，莫不動地歡呼，戴天感泣。廓妖氛而一掃，混文軌而大同，升平之期，自今以始。

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沉幾先物，神武應期，從容高拱乎九重之中，纖悉周知於萬里之外。日將旦而群陰伏，顧小竊之何施；天不言而四時行，宜雋功之丕應。臣某等謬司戎律，初乏將材，仰憑折棰之神，俯遂請纓之志。七旬來格，微勞深愧於禹征；萬壽無疆，善頌敢忘於武拜？

【擬賀登寶位表】〈已下五題，正大元年奉都堂鈞旨作〉

中國之有至仁，無思不服；聖人之得大寶，咸與維新。凡在照臨，舉深慶抃〈中謝〉。竊以社稷隆神器之重，父子處人倫之先，付與既公，眾庶斯定。我國家光宅天下，丕冒海隅，世祚承平，古無倫擬。先皇帝總持權柄，弘濟艱難，安強成道德之威，信順得天人之助，大功甫集，明命有歸。

欽惟皇帝陛下，孝弟通於神明，忠厚及於草木。聖神文武，克享皇天之心；獄訟謳歌，皆曰吾君之子。百年享國，初得正傳，三後在天，更無遺恨。大定、明昌之治，增光宜及於此時；周宣、夏後之功，專美豈容於他日。風雲嘉會，日月中興。臣等夙被生成，重叨際會，接千歲之統，既欣歷數之有歸；上萬年之觴，行慶版國之盡復。

【擬立東宮詔】

惟王建國，篤為長世之謀；惟國立儲，茂正萬邦之本。位號定而莫不以為悅，典禮崇而莫敢以為私。眷予上嗣之良優，有中興之略，內則視膳問安之禮備，外則尊道讓齒之義隆，藹然仁孝之稱，粹矣溫文之表。朕自紹休於大統，猶虛位於東朝，乃考蓍龜之占，乃稽方冊之寶。夏後與子，天人之望攸歸；周家尚親，廟社之尊斯在。載涓穀旦，爰辟青宮，下以副四海之心，上以對兩宮之訓。某可立為皇太子。於戲！文昭武穆，夙詒燕翼之謀；震長離明，本有承華之象。尚因主鬯之重，嗣啟迓衡之期。

【擬除樞密使製】

在天垂象，璣衡通紫極之嚴；稽古象賢，宥密極洪樞之峻。故非智辯無窮，則不足以語成敗安危之要；非威望素重，則不足以馭梟俊強悍之臣。敷求天下之奇才，以屬國家之大計，誕告於眾，予得其人。具官某，沉鷙有謀，矜嚴不撓，達用兵之善志，厲許國之精忠。戎陣有年，膚公屢奏。出奇應變，森然武庫之雄；厭難折衝，隱若長城之固。屬機庭之虛職，咨群牧以擇賢。才氣無雙，士皆樂屬李廣；策慮愊億，時則有若陳湯。是用假以本兵之權，置諸右府之長。於戲！漢有汲長孺，邪謀寢於淮南；唐相李文饒，威令行於河朔。蓋屈人貴乎不戰，而銷患在於亡形。予將以中興而責成，爾其以上策而自任。尚恢遠略，無及近功。

【擬御史大夫讓樞密使表】

憲府備員，積有妨賢之畏；樞庭謀帥，遽膺制勝之求。拊陋質以何堪，對寵光而知懼〈中謝〉。臣聞受祿過量，忠臣恥其素餐；因能任官，明主不以私授。蓋物勝於權，則衡為之殆；馬竭其力，則御速於顛。臣雖至愚，敢忘斯義？伏念臣智靈弗兢，器蘊尤疏，初無落落過人之材，徒有區區自信之志。薦更中外，無補事功。竊憂大譴之方來，敢謂異恩之橫被？而況樞極通帝位之紀，宥府嚴師律之謀。周設六官，司馬聯於冢宰；漢分三府，太尉列於中台。故必文武智能之臣，乃付腹心爪牙之任。人歌宣後，豈無吉甫之憲邦？天啟高皇，宜得留侯而籌幄。顧以非才而叨據，在於公議而謂何？伏望皇帝陛下大道曲全，至明博照，察臣心之有愧，憫臣力之弗勝，追還誤恩，妙柬良輔。退而勞力，足昭名器之至公；因是得人，旋致朝廷之增重。

【擬除司農卿制】

田政維天下之大綱，古有播百穀之命；農臣分戶曹之外務，今為治六府之官。況假以部使者之權，位於中執法之次。自非智數足以豐財賦，風采足以動縉紳，則何以察吏治之否臧，究貨源之通塞？疇若予采，僉曰汝諧。具官某，志大而氣剛，智明而才邵。遇事不滯，耆然新發之鋒；挺身而前，凜乎後雕之節。自預時髦之選，浸階華貫之遊，蔚為名臣，簡在朕聽。是用進以穡臣之貳，委茲邦計之繁。朕惟西北用兵以來，朝廷多事之際，斂散之術既廢，罪功之辨不明。官必仰給於創罷之民，民或重困於侵漁之吏。蓋基本急於愛養，而綱紀貴乎設張。朕方以一道之事而責成，爾得以三載之功而自效。於戲！生之有道則財恒足，率之以正則令必行。劉晏之輕重相權，算不忘於馬上；范滂之澄清自任，志已見於車中。罔俾斯人，專美前世。

此金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